

蘇俄迫害兩文藝作家

王 啟 升

一 迫害的經過

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最近發現莫斯科著名文藝作家辛雅夫斯基同戴尼爾曾在國外用各種文字（德、法、英、俄等國文字）出版反蘇的著作，並將其中的俄文版又秘密運回蘇俄散佈，而認定辛、戴二人係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宣傳中心」所利用（在今年二月十日莫斯科法庭對辛、戴二人的起訴書中講，帝國主義國家宣傳中心，對於蘇俄文藝作家，反蘇的個別叛徒所供應的誹謗著作，積極地加以利用），乃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加以逮捕，經過秘密追供與偵審，達半年之久。

蘇俄對辛、戴二人本擬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殘酷地加以迫害，但辛、戴二人為國際知名之士，為避免西方輿論的批評和指責，蘇俄乃不得不經過形式上的一套法院的公開審詢手續，依法於二月中旬開始審詢。

據莫斯科「真理報」本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所公佈的本案審詢的資料來看，本案此次公開審詢的機構及人物如下：担任本案審詢的機構為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最高法院，由該院院長斯米爾諾夫為本案審判長，蘇聯總檢察長助理捷孟斯金為本案公訴人，蘇俄作家協會理事華西列夫、開德林二人為本案的社會控訴人，莫斯科律師公會理事科干、基辛尼斯基二人担任本案辯護人，本案共經過二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等四日的審詢，最後審判長認為辛、戴二人是叛背蘇俄，作反蘇共反蘇俄的思想鬥爭，損害蘇俄聲譽，有違反俄羅斯共和國刑法第七十條第一部份條款情事，而判決辛在嚴格制度的勞改地區的刑期七年，戴則為五年。這是蘇俄迫害辛、戴兩文藝作家的大概經過。現在再根據上述「真理報」的報導及參考有關資料，將（一）辛、戴二人的身世，（二）不滿現實的著作，（三）積極的反共行動，分別介紹如下：

蘇俄迫害兩文藝作家

二 辛戴二人的身世

辛、戴二人均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政變後的第八年，即在一九二五年，在俄共統治的中心莫斯科出生的，可以講，這是十月政變後完全在馬列主義思想訓練與薰陶之下成長的新一代，現年均不過四十一歲，而且辛現為莫斯科高爾基世界文學所一級科學工作人員，為蘇俄革命初期詩歌書籍的作者，亦為蘇俄重要評論家，戴則為著名詩人兼翻譯家，以這樣有社會地位的重要的莫斯科文藝作家，以他們出生的時代和地點，他們的反共，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深刻的社會原因，這當然是不滿意蘇俄現實和仇視蘇俄統治階級的結果。

三 不滿現實與仇恨蘇俄的著作

從辛、戴二人的著作中，可以發現二人如何對蘇俄現實不滿和如何仇恨蘇俄統治的階級。現將二人的著作內容，分別介紹如下：

關於辛雅夫斯基三篇論文與三部小說的內容：

①在「突然的想像」一文中，辛指俄羅斯民族，是竊盜和酗酒的，而沒有能力建立自己文化的民族。在二月十一日莫斯科的審訊庭中，審判長亦就該文的內容來對辛審詢。如問：「酒醉糊塗是俄國人的固定觀念……一個由小偷和酒鬼構成的國家何能產生文化，你對這些話有何辯解？」這可以看出辛如何不滿意於俄共統治下的俄羅斯民族。

②「馬克思、恩克斯與作家」以及「蘇聯青年作家」兩篇論文，均在否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均在嘲笑俄共的荒謬思想。

③「審判在進行」一小說，是諷刺史達林後期的社會黑暗情景。

④「和平實驗」小說，是批評蘇俄廿世紀的政治史不民主的殘暴統治。

⑤「愛情」小說，是要整個地取消俄共所講的「共產主義建設問題」，並在歷史觀點上說明這個問題應永遠澈底加以取消。

從上述三部小說三篇論文的著作內容，可以看出辛對蘇俄政治社會制度與計劃經濟是如何地表示不滿和痛恨。二月十四日審詢本案的莫斯科法庭，還宣佈辛在國外出版的各種著作是罵蘇俄人為「小偷、酒鬼，不能創造自己文化的人，道德敗壞的人，吸血鬼、妖婦、壞份子、鄉下老粗、野蠻的村婦、殺人兇手，狂妄者、墮落的色情狂者、懶惰者、告密者等。辛雅夫斯基甚

至對於列寧、對於共產主義，對於我們的優秀作家，亦均加以挖苦和嘲弄」。像這樣罵得蘇俄人體無完膚，如其說是糟踢蘇俄人，不如說是糟踢蘇俄統治階層，嘲笑其無能建立自己的文化和近代社會。

關於戴尼爾兩本書著作的內容：

○「手腕」一書，是攻擊蘇俄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國家政策。

○「莫斯科在講話」小說，會提出兩點積極反抗的號召：第一、「要用槍彈射穿和粉碎」蘇俄人。這裏所講的蘇俄人，當然是指蘇俄的統治階層；第二、稱政府的廣播命令，宣佈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星期日這一天，為「公開殺人日」，這一天每一個人，除了某些行政管理人員以外，可以而且應該來殺任何一個人（只要認為是該殺的）。

據二月十四日莫斯科審詢的資料，可以看出戴這種「公開殺人日」的構想，用意是非常深刻，他是在喚起蘇俄人民對俄共統治官僚的憤恨，要民眾起來殺盡這些官僚。這可以看出戴是如何不滿現實和如何對蘇俄統治者表示仇恨。

四 積極的反共行動

在未說明辛、戴二人積極反共行動之前，首先要研究究竟二人何時開始寫反共的小說和散文？辛的「審判在進行」小說，是描寫史達林統治後期的社會黑暗情景。從這種情況來看，那二人之從事反共著作，可能在一九五〇年前後，否則一九五六年就沒有寫作完成的著作帶往國外出版。如果這個看法不錯，那二人之從事反共著述，已有十五年十六年左右的歷史。

辛、戴二人在史達林殘暴統治之下，竟敢冒生命危險，寫反俄共，反蘇俄的小說與散文，這固然是值得敬佩的地方，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辛、戴二人願意將這些著作，公之於自由世界，使其成為自由世界反共思想鬥爭最有力的武器，這是二人在反共鬥爭上最大的貢獻。

一九五六年辛利用友誼的關係，在其莫斯科寓所，將自己歷年所寫的反共著作，託前法國駐俄海軍武官的女兒沙莫伊斯克，帶往國外，並以亞柏拉門·捷爾茲的筆名出版。一九六〇年秋，戴尼爾亦將自己的反共著作，並在辛的莫斯科同一寓所，託同樣的沙莫伊斯克帶往國外，而以尼古拉·亞爾沙克筆名出版。

據二月十日及十四日莫斯科審詢本案的資料，僅說明十年之間，辛、戴二人反共著作之帶往國外者，僅此二次。辛、戴二人的著作，帶往國外之後，在西德、法國、英國、美國陸續出版，蘇俄的暴政與黑暗內幕，從此非常

真實地在西方暴露無遺，其對蘇俄聲譽之打擊，至為沉重。同時，這些在國外出版的著作，沙莫伊斯克復將其中俄文版暗中運回蘇俄，並由辛、戴二人在接近的人羣中散發。這就是辛、戴二人的反共著作不僅在西方流傳，而亦在蘇俄本土流傳。不僅此也，辛、戴二人將自己的反共著作，亦以副本在其所接近的人散發，這可以看出二人不單純是反共的作家，而且是實行家。

分析意見

一、在辛、戴二人審詢案宣判之後一週，莫斯科「真理報」於二月二十二日發表社論稱：

「現在情況是這樣發生的，在一個好的、健全的、團結的蘇聯作家知識份子的家庭裏，混進來了以公正文學家面貌作掩護的兩個人，他們接受我們敵人的委託，實際上來執行敵人的思想破壞。這就是現在警察逮捕的並經法院判罪的辛雅夫斯基同戴尼爾二人。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們破壞法律，將自己的反蘇著作，秘密供給敵視我們的國外宣傳中心，作反蘇聯政府反蘇聯人民的破壞活動。」

當然，這是「真理報」社論在撒謊，因為在「真理報」所刊載的本案的審訊資料內，並無二人受西方委託或受僱於西方執行西方反蘇工作的任何具體事實。這證明辛、戴二人之反共活動完全出於本身的自動與志願。辛、戴二人是在莫斯科出生的，是道地的莫斯科人，這是蘇俄內部自發的爭取自由的反共鬥士，不是「真理報」所講的混進來的反共份子，這是真正的反共力量，這股力量，終有一日會從內部起來推翻俄共的暴力統治。

二、在二月十四日的莫斯科審詢資料中，蘇俄官方自承「審判在進行」小說，在英國和法國出版以後，蘇俄「那時還很難發現該小說的作者亞柏拉門·捷爾茲就住在莫斯科，而且他還是高爾基世界文學所的科學工作人員，他是革命初期詩歌書籍的作家，他是經常在蘇聯刊物上發表評論的辛雅夫斯基」。這證明辛、戴二人十年秘密反共的成功。假定辛、戴二人將自己的國外出版的俄文版著作以及其他著作的副本，不直接在蘇俄境內散發，避免暴露，那二人幾乎可以在蘇俄長期潛伏下去，這說明俄共內部統治仍十分脆弱。

三、辛在國外出版三部小說和三篇散文以及戴的兩部小說，是富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著作，這是二人對蘇俄暴政與黑暗實際觀察與體會的结果，這是蘇俄文藝界與蘇俄極大多數人民所發出怒吼與對俄共政權的唾棄。這種真正反映蘇俄內幕的寶貴著作，應特別加以重視和運用。